

浅析《宠儿》中的哥特式元素

胡梦晗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 外语系 辽宁 大连 116400

【摘要】：《宠儿》是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小说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事件，由一位黑人母亲弑婴行为展开全文，揭露了在当时奴隶制盛行时期黑人奴隶的凄惨遭遇以及最后导致的畸形母爱。本文通过分析《宠儿》这篇小说中的哥特式元素对于作者写作目的有更深入的理解以及作品背后的内涵。

【关键词】：《宠儿》；哥特式元素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因自己遭受了奴隶主们许多的折磨与苦难，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宠儿”，也沦为这些奴隶主的奴隶，继续过着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继而选择亲手结束了自己孩子的生命。而十八年后“宠儿”还魂，对自己的母亲“赛丝”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宠儿》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当时历史上的黑人奴隶事件为背景，还原了种族歧视对当时黑人的压迫，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在当时黑人奴隶在精神层面以及身体层面所遭受的压迫。而在当时哥特式风格流行的时代，莫里森也深受哥特式风格的影响，《宠儿》就是这样一部哥特式小说，里面充斥了大量的阴暗、恐怖、死亡等元素。哥特式风格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学形式，标志元素有死亡、恐怖、超自然等。哥特式文学在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成为潮流的时期达到繁荣。但它一般不从正面去描写理想中的社会从而达到写作目的，而是通过揭露社会、人性黑暗、邪恶的一面来进行写作，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此，分析宠儿这部小说中的哥特式元素是十分有意义的。

1.2 研究现状

从国内研究方面看，吴明靖（2016）在文章《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记忆重现》中描写了赛丝这种近乎疯狂的母爱也是一种反抗奴隶制的行为^[1]。王成（2019）在文章《论《宠儿》中的畸形母性》中指出赛丝弑婴是一种畸形的极端的母爱，而造成这种极端母爱的原因正是当时的奴隶制大背景^[2]。周博（2017）在文章《从《宠儿》看生命个体的多重可能性》中提到人人都是平等的生命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奴隶制盛行时期，人人也都是在为了争取绝对的自由进行反抗、斗争的^[3]。

在国外研究方面看，Tamsila ,Zafar ,M. Asad （2020）在文章《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中的创伤性言语行为》中提到

了小说展示了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奴隶进行的一系列言语的虐待，言语中尽显哥特式风格^[4]。Mitchell Angelyn（2020）在文章《在大流行中生存：莫里森的《宠儿》给我们的必要教训》中认为在当时黑人女性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艰难，每天都有来自死亡的威胁^[2]。Kesur（2019）在文章《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对制度废人画的批判》中写到了在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遭受到的非人化制度的摧残^[13]。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对于《宠儿》中的哥特式人物、情节以及主题的分析，体会作者的哥特式情怀，理解小说背后更加深刻地内涵。

本文以文献借鉴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文章主要以“宠儿”、“哥特式”相关书籍、文献作为参考。通过大量阅读哥特式相关文献，掌握哥特式基本概念理论，了解哥特式文学的背景，结合黑人奴隶制背景，理解作者的哥特式情怀，深入理解小说的内涵。简要根据理解分析《宠儿》中的哥特式元素提出自己的理解。

2. 《宠儿》简介

2.1 《宠儿》写作背景

十五世纪开始，一种惨绝人寰的贸易逐渐兴起——黑奴贸易。主要以非洲黑人为贸易载体，将他们贩卖至美洲各地作为黑人奴隶。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今后长达上百年的噩梦。黑人的地位变得非常低下^[6]。而《宠儿》的故事正是源于一个真实的黑人历史事件。小说以1873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的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和一位还魂人间的女子的故事。《宠儿》一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位黑人母亲长久以来内心的煎熬与痛苦，另一方面运用哥特式元素写出了这位还魂的年轻女子对母亲展开的一系列报复行为，揭露了黑人奴隶制对美国黑人带来的巨大的身体还有精神的双重伤害以及对他们未来生活的深远影响^[7]。

2.2 《宠儿》故事梗概

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黑人母亲赛丝为了自己的自由逃离了“甜蜜之家”肯塔基来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镇生活，又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逃离这种饱受折磨的努力生活选择亲手结束了自己的孩子“宠儿”的生命。而这位母亲也因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饱受周围人的欺压、排斥，她开始经历着自己良心的折磨，巨大的孤独感也席卷而来。十八年后，“宠儿”重新还魂人间，化身为一个少女。这时赛丝本以为和保罗从此以后可以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但是却被“宠儿”打乱。“宠儿”对塞斯展开了一系列疯狂的报复，把家里搅得一团乱麻，不断地向赛丝讨取着爱债，并且不择手段的去勾引着保罗，打破了赛丝想要的安稳生活。

3. 哥特式元素简介

哥特(Gothic),又译为哥德,有野蛮的意思。但是哥特式并没有消极而负面的意思,反倒是反映了作为艺术的一种不固定的流动的形式、状态。是人们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的意识重新觉醒,对这个世界的重新思考。哥特式最早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初用来区分中世纪时期的艺术风格,以恐怖、超自然、死亡、颓废、巫术、古堡、深渊、荆棘、黑夜、诅咒、吸血鬼等为标志性元素^[9]。

4. 《宠儿》中的哥特式人物

4.1 赛丝的畸形母爱

“七个字母十分钟。再出十分钟她也能得到“亲爱的”么?她没想到去问他,而这种可能至今仍困扰着她——就是说,付出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她就能让他在她的宝贝的墓碑上把整句话都刻上,刻上她在葬礼上听见牧师说的每个字(当然,也只有那么几个字值得一说):亲爱的宠儿。”

在这一段中讲述的是赛丝,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女儿刻一个墓碑去与刻字工用性进行交易。而这个孩子正是由她亲手杀死的。是什么样的绝望让一位母亲选择亲手结束孩子的生命。也是从这件事之后,赛丝遭受到了身边人的排挤。当然了,谁会原谅一个“杀人犯母亲”,还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于是从那以后,赛丝就背负了一生的痛苦,经受了巨大的孤独感。这位母亲“伟大”的母爱就是用她觉得会令她有安全感的锯子“劈开了骨头”。赛丝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吗?不是!她能够花好长时间用一条颜色很漂亮的碎花布去给那个孩子做一条头巾,一条漂亮的头巾,并且十分享受,乐在其中,甚至于后来回想起来她会觉得“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过的自私自利的乐趣”。也许她只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爱,但是这是一种常人都不能够理解的“爱”。她太想自由了,所以她会觉得对于孩子来说那但这种爱无疑是畸形的^[9]。

4.2 丹芙扭曲的心理

原本的家中会有哥哥们、奶奶和妈妈,后来两个哥哥纷纷离家,剩下对生活已经提不起兴趣的奶奶以及每天都活在自己的愧疚中的妈妈。在这个家中,丹芙无疑就是最孤独的那个,因为没有人会顾及到她的感受,没有人会给予她更多的陪伴、呵护,因为都在自顾不暇^[14]。所以丹芙甚至觉得鬼魂都是她的慰藉,她在期盼着那个鬼魂的出现可以与她“作伴”。在宠儿没有到来之前,她只能听着,听着母亲与保罗在用他们的方式去说着“甜蜜之家”、“你的爸爸”之类的她并不理解的词汇。而在宠儿来到这个家之后,她会拿出所有的耐心时间去照顾宠儿,甚至对于母亲的帮忙会变得暴躁。哪怕是宠儿的一个微笑,丹芙都会觉得心里不再那么的孤独。也许宠儿的出现使丹芙心中的孤独感少了很多,填补了她从小时候起内心就有的孤独感。她也可以有了自己能够聊天说话的朋友,以她们自己的方式。她们还会一起跳舞,甚至丹芙在听到宠儿是为了赛丝才回来的时候会显得很失落,她还会担心宠儿会不会离开。丹芙完全的将宠儿当做了自己的朋友,这个朋友填补了她之前所缺失的陪伴,消除了一直以来的孤独。不得不说,丹芙是可怜的。她渴望陪伴与关心,以至于想要鬼魂的陪伴。她有非常敏感的一面,感情细腻,她也会有些不自信,总是期待着外界对她的肯定,但是不得已一直被困在124号。她的父母亲都是黑人,她也是,外界对于黑人的偏见从未停止,所以她的内心也是恐惧这个世界的。

4.3 “宠儿”的报复

一开始,宠儿化作了鬼魂在这个家肆虐,不断地缠着赛丝对十八年前的弑婴行为进行报复。但是宠儿是渴望得到赛丝的爱的,甚至是塞斯全部的爱,所以她不断的疯狂的索取着。经过了十八年,宠儿重新还魂人间,一心想要回到赛丝身边,得到这些年来从没有的爱。想要每时每刻都在赛丝身边获得母爱,就像文中写到的“宠物式的迷恋”。在我看来,宠儿这个人物形象是小说中最纠结的一个,从开始的冤魂不断地肆虐席卷整个124号,到后来还魂人间,不断地索取着赛丝的母爱,渴望更多的母爱。再后来,勾引赛丝的情人保罗也就是自己母亲的情人,打破了赛丝原本想要的宁静、幸福。那么宠儿是为了报复赛丝还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母爱呢?一边想要报复赛丝的弑婴行为,甚至去勾引占有保罗,一边想要弥补十八年来缺失的母爱。我想,她的内心也是纠结的,她只是想得到缺失的爱。

5. 《宠儿》中的哥特式情节

5.1 一百二十四号的鬼魂

“一百二十四号充斥着恶意。充斥着婴儿的怨毒。...当时，镜子一照就碎（那是让巴格勒逃跑的信号）；蛋糕上出现了两个小手印（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两个小男孩谁也没有等着往下看：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着热气；苏打饼干被捻成碎末，沿门槛撒成一道线。”这是写在文章最开始的一段话，“闹鬼”的一百二十四号就是文中最明显的一处哥特式情节。这是赛丝弑婴事件之后的“惩罚”，是宠儿对赛丝的报复。她要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字里行间透露着超自然、恐怖的元素。当时赛丝为了自由逃到了一百二十四号，在逃亡的过程中她杀死了当时刚刚两岁的女儿（如果有时间她会在那杀死所有的孩子），因此那个婴儿的冤魂就一直在这百二十四号。丈夫黑尔不知所踪，两个儿子离家出走，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这个闹鬼的一百二十四号。在这个一百二十四号，似乎是接纳不了男人的，在保罗到来之后，地板在抖动，整个房子在颠簸，一张桌子朝他飞了过来。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地方，这个神奇的一百二十四号。

5.2 赛丝弑婴事件

“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后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在作第二次尝试。”在这段中描写的是赛丝弑婴的片段，段落中的“血淋淋”、“摔向墙板”、“第二次尝试”等词汇都透露着恐怖的气息，这也是哥特式文学的主要风格之一。也是通过这些字眼看出当时赛丝决绝的内心，她想获得自由，奈何做不到又被“学校老师”抓住了，所以她要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自由，弑婴就是她的方式。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这种弑婴行为，在文中却不难找到答案。“仅在肯塔基，一年里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毁；成人像孩子一样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样挨打；黑人妇女被轮奸；财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断。”当时的白人就是无法无天的存在，四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黑人就是最低级的存在，只能任由白人处置。赛丝就是每天活在这样的痛苦之中，她想要反抗但是屡次失败又遭受更厉害的毒打，在这种绝望中才会心生弑婴的想法。这是偶然可能也是必然的。

5.3“鬼魂”复仇

十八年前，因为赛丝的弑婴行为宠儿的冤魂一直停留在一百二十四号，她会让镜子碎掉，会在蛋糕上印出两个小手印，会让鹰嘴豆在地板上冒烟，会让整个房间剧烈的抖动，

会让桌子飞起来...她在用自己的方式报复赛丝，让这个家不得安宁。而在保罗到来以后，先是对保罗发动袭击，让桌子朝他飞了过去，还魂人间之后勾引保罗，想要完全的占有赛丝，赛丝只能是她一人所有。可以说，从弑婴的那一刻起，“鬼魂”的复仇就没有结束。那一天起，赛丝心里的愧疚就没有散去，日日夜夜在折磨着她。而后就是化作“鬼魂”在一百二十四号发出诡异的动静，这又是给赛丝的精神上的折磨。

6. 《宠儿》中的哥特式主题

6.1 变态的母爱

整部小说的起因就是多年前赛丝的弑婴行为，她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也承受这种作为努力的折磨，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心理扭曲的变态行为，这就是一种充满哥特式风格的变态的母爱^[4]。而在这本小说中像这种畸形的母爱并不只有赛丝一人，赛丝的母亲因为憎恨被白人强暴所以将自己的孩子全部扔掉只留下了赛丝一个。虽然艾拉没有想赛丝这样做出极端的行为，但是又会有什么区别呢？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像这种的畸形的^[5]。为了不受当时奴隶制的压迫，为了还自己的孩子一个“自由”所以采取的极端行为难道就是可以被理解的效仿的支持的吗？我觉得并不是，这只是当时自己的一个畸形的想法，就这样剥夺了一个孩子生的机会。赛丝认为把她送到了最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不会有压迫不会有对黑人女性的歧视、糟践。不过由此可见其实罪魁祸首还是当时的黑人奴隶制，这也是导致这种变态母爱的直接因素。

6.2 残忍的黑人奴隶制

《宠儿》这本小说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当时的大背景就是黑人奴隶制。在当时，白人就是主宰，他们可以胡作非为，可以根本不把人当做一个人看。

“早餐？想早餐吗，黑鬼？”

“是，先生。”

“饿了，黑鬼？”

“是，先生。”

“去你妈的吧。”偶尔，一个跪着的男人也许会选择脑袋上挨枪子儿，作为带着一点包皮去见耶稣的代价。”白人可以对黑人肆无忌惮的进行辱骂、殴打、折磨。可以任意的羞辱他们，在当时，完全不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甚至是连牲口都不如。

7. 结论

《宠儿》这部小说借由赛丝弑婴的事件贯穿全文，揭示了当时黑人奴隶制对于人们的迫害，对于精神以及身体的双重伤害。《宠儿》在1987年发表，距离1863年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中间刚好隔了124年，而小说中的一百

二十四号也是故事发生的地方，是杀死宠儿的地方，是宠儿还魂的地方，也是经历了一切勇敢走出去的地方。书中的这组数字可谓意义深远。本文通过对于小说中人物、情节以及主题的简要分析，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作品背后的内涵。在奴隶制废除之后，经历了124年，他们不断地奋斗，最后获得了在这片土地上的重生，未来，也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 [1] 吴明靖.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记忆重现[J].文学教育(上),2016(07):26-27.
- [2] 王成.论《宠儿》中的畸形母性[J].文学教育(上),2019(11):70-71.
- [3] 周博.从《宠儿》看生命个体的多重可能性[J].名作欣赏,2017(20):155-156.
- [4] 李红梅.畸形的母爱—用精神分析解读《宠儿》中赛丝的弑婴[D].海南大学,2016.
- [5] 刘凤.分析托尼·莫里森《宠儿》中的母爱[J].青年文学家,2018(12):147.
- [6] 刘瑞.《宠儿》后殖民主义理论下分析[J].作家天地,2020(15):12-13.
- [7] 吕绘军.托尼·莫里森《宠儿》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母爱—用精义解读[J].文化学刊,2019(08):97-99.
- [8] 周琳玥.托妮·莫里森笔下的“杀子”母亲——《秀拉》与《宠儿》的对比[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0(08):9-13+55.
- [9] 朱小琳.《宠儿》中的非裔美国文化记忆[J].山东外语教学,2019,40(05):83-90.
- [10] 吕争.试论英美文学中的“哥特因子”[J].牡丹,2018(27):45-46.
- [11] Tamsila Naeem, Zafar Iqbal Bhatti, M. Asad Habib. Traumatic Speech Acts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2020, 10(1)
- [12] Mitchell Angelyn. Surviving the Pandemic: Necessary Lessons from Morrison's Beloved[J]. CLA Journal, 2020, 63(2) : 152-156.
- [13] B. N. Kesur.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 critique of institutionalized dehum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2019, 9(6) : 822-831.
- [14] Alma López Vale. La historia de Denver: transgresiones ocultas a la sombra de Sethe en la obra de Toni Morrison Beloved[J]. Dossiers feministes, 2016, : 89-103.
- [15] Keith M.C. O'Sullivan. Research guide to Gothic literature in English[J]. Reference Reviews, 2018, 32(7/8) : 24-25.